

右手的溫度，是幸福的錯覺…… \ 深白色

瀛苑副刊

就這樣放了彼此的手，究竟是盡頭還是個出口？只是我還記得他每一次撫摸，只是我還熟悉他每一個輪廓……我們，算什麼呢？自從范范到紐約唸書後，你總是不時的對我報備她遠在海洋另一端的近況，你總會計算每一刻的時差，挑一個最溫柔的時間去關心我生命中最好的朋友。

其實，我是祝福你們的，既使我知道范范最終的選擇可能不是你，我還是在你握著她時，希望你們幸福。只是在那一個凌晨，我迷惑了。半夜在東區的錢櫃門口，我和你目送兩個酩酊大醉的朋友坐上Taxi，我沒喝但是我知道你醉了。在包廂門口你一度緊抱著我，反扣我的手，在包廂裡你拿起麥克風的同時，左手很自然的拉住我的手久久不放，我從未想過人前的你所表現出的堅強，竟是這樣地脆弱……

兩個人獨處感情是最脆弱的，只是我不曾察覺你是那樣的需要，需要去愛一個人、需要去找一個人來讓你愛。在你握著我的手時、在你抓著我不讓我抽手時，對你而言這僅僅只是一種寄託吧！讓彼此在雙手交錯緊扣的那一瞬間，試著再多要一點幸福的錯覺。

也許是我冰冷的指尖驚觸到你疼惜的靈魂，你的心多了一個要溫暖我的缺口，但那對范范而言又算是一種背叛還是出賣呢？換日線決定了感情線，你在紐約大風雪的街頭再度跟她相遇，我右手的溫度卻漸漸消散，蒸發成霧氣飄向海的另一邊，化做雪花散落覆蓋在你和范范相擁吻的情人裝上，成為祝福你們最美的白紗。